

## 大陸網絡文學、女性主義與同志平權 ——以曉暴的 GL（百合）小說為例

周潞鷺\*

**摘要：**大陸網絡小說近年來井噴式發展，然而學者多擔憂壟斷資本傷害藝術水準。本文研究一種長期被忽略的網絡小說——GL，又稱百合，主要是女性寫給女性看的、關於女女情慾的類型，並以作家曉暴的作品為例，論證其比其他網絡小說、甚至「精英」文學更具反思力度的一種思想價值：以塑造雌雄同體、主張性主體性的人物形象來打破性別定型，用女同性戀的連續體來反抗異性戀中心主義和強制的異性戀之霸權，同時支持了女性主義和同志平權。半商業化寫作或是曉暴為大陸網絡文學開啟的繞過壟斷資本之道路。

**關鍵詞：**網絡文學 女性主義 同性戀 GL 百合

### 一. 引言

2012年，荷蘭漢學家賀麥曉發現「網上閱讀和寫作的驚人流行度已經成為中國文學生活的主要特徵……西方國家沒有這樣大規模的文學現象」。<sup>1</sup> 大陸審查制度於網絡較之電影、電視劇和紙書相對寬鬆，以及資本的力量等被認為是網絡文學井噴的原因。<sup>2</sup> 誕生於1991年的網絡文學，<sup>3</sup> 直到2003年都還處於草根、自發的階段，體裁多樣，「大部分作品有著嚴肅的創作目的」。<sup>4</sup> 2003年，網絡文學產業化加速，起點中文網推出價格低廉的VIP收費制，其他網站效仿，長篇類型小說一家獨大，「網絡文學告別業餘時

---

\* 周潞鷺，香港 香港教育大學 文學及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1. Michel Hockx, *Internet Literature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4.
2. 「網絡環境不同於傳統文學場，依然會保持著相對自由性和寬鬆性……商業因素會使網絡小說生產者千方百計地保持網絡小說的發展與繁榮」，李盛濤：《網絡小說的生態性文學圖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頁243。
3. 「1991年，北美留學生創辦第一份中文電子周刊《華夏文摘》」，邵燕君：《網絡時代的文學引渡》（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371。
4. 賀麥曉著，顏浩譯：〈鏈接過去：中國大陸網絡文學社區及其先聲〉，載廣東省作家協會、廣東網絡文學院編：《網絡文學評論》第2輯（廣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頁39。

代，實現了可持續發展的產業化」。<sup>5</sup> 2015年，起點中文網被騰訊的閱文集團收購，<sup>6</sup> 網絡文學被寡頭壟斷。<sup>7</sup> 多位學者批判了寡頭資本傷害藝術水準，如網站剝削作者，<sup>8</sup> 作者向讀者跪拜，<sup>9</sup> 層層類型束縛創作自由，<sup>10</sup> 思想和內容同質化、公式化等。<sup>11</sup>

所幸，有兩種網絡類型小說，至今都沒有被壟斷資本所完全征服，它們以草根民間的姿態、性別解放的思想吸引著眾多女性自下而上的參與。它們就是 BL (Boys' Love)，又稱耽美，和 GL (Girls' Love)，亦稱百合。兩者基本上是女性寫給女性看的小說，BL 寫男男之間、GL 寫女女之間的愛與性。<sup>12</sup> 學者發現，很多讀者從不花錢買這些作品，有些作者也創作免費的作品，還可能是她們最好的作品；「即使在職業 BL 寫手那裡，錢也不是她們的首要考慮；否則，她們早就轉去寫經濟回報大很多的言情作品，既能出版小說，又能被電影、電視劇和漫畫等改編」。<sup>13</sup> 網絡作者「致富」大約有三條路，但

5. 邵燕君：《網絡時代的文學引渡》，頁385-386。

6. 〈騰訊控股，完全壟斷了行業上游〉，《搜狐》，檢索日期：2022年6月20日，[https://www.sohu.com/a/468962923\\_120342888](https://www.sohu.com/a/468962923_120342888)。

7. 「閱文集團在用戶方面佔比48.4%，在作家數量方面佔比88.3%，在作品數量方面佔比72%，形成了事實上的寡頭壟斷」，胡慧、任焰：〈製造夢想：平臺經濟下眾包生產體制與大眾知識勞工的彈性化勞動實踐——以網絡作家為例〉，《開放時代》2018年第6期（2018年11月），頁181。

8. 雖然進入門檻很低，但靠寫網絡小說謀生卻不易，在每天不停更新、更新字數往往幾千字的壓力下，多名網絡作者猝死，如《盜墓筆記》的作者南派三叔「2013年因罹患精神疾病，宣布封筆。長期的網絡寫作，讓他百病纏身」，肖映萱、葉樹喬、朱航、李天豪：〈中國網絡作家生存狀態報告〉，《名作欣賞》2015年第31期，頁64。

9. 「讀者與作者的互動，若被窄化為一種『求票——賞票』式的互動，這種互動文化無形中對創作自主性就產生了制約」，謝奇任：〈中國大陸文學網站的創作生產策略與困境：以起點中文網為例〉，《中華傳播學刊》總第24期（2013年12月），頁63。

10. 例如，起點中文網「將小說題材先分為『玄幻、奇幻、武俠……』等14個大類別。在這些大類別下面，還有更具體的細分。比如，選擇『武俠』大類，則有『傳統、幻想、同人……』等5種小類別……寫作風格有『勇猛、淡定、堅毅……』17種類別選擇；主角身份有『宅男、學生、明星……』等13種類別選擇；故事流派有『爭霸流、種田文、練功流……』等19種類別選擇；故事元素有『賺錢、玄學、胖子……』等24種類別選擇。一番選擇下來，小說創作的大致方向已經被貼上標籤和規定了」，胡慧、任焰：〈製造夢想〉，頁188。

11. 比如，「同類作品幾乎每天都有新作上架，導致同一類別的小說中，情節雷同的俯拾即是……讓讀者感到審美疲勞，發出找不到優秀小說的感慨，繁榮網絡文學卻出現『文荒』現象」，禹建湘：《網絡文學產業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頁24。

12. BL和GL的作者和讀者的性別和性向構成均很複雜。本文研究的GL大致上以各種性向或性向不定的女性為主，也有自認為異性戀的男性參與，因為文化工業長期向異性戀男性售賣女女性愛，如男性雜誌「殖民和商品化女同志的性，以在異性戀超級市場上銷售」，Cindy Jenefsky, and Diane Helene Miller, "Phallic Intrusion: Girl-girl Sex in *Penthouse*,"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1.4 (1998), p. 375; 又如「市面上所謂的女女A片多數的預設觀眾其實是異性戀（尤其是異性戀男性）」，呂潔欣：《好好：給女同志身體、性愛與親密關係的指導》（台北：寶瓶文化，2021年），頁78。本文交叉使用同性戀 同志 彎和異性戀 直這兩組詞，以拉拉 (lesbian) 稱呼女同志。

13. Ling Yang and Yanrui Xu, "Chinese Danmei Fandom and Cultural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in *Boys' Love, Cosplay, Androgynous Idols*, eds. Maud Lavin, Ling Yang and Jamie Jing Zhao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7-8.

都特別不利於 BL 和 GL 作者。<sup>14</sup> 那麼，作者為何還留在這兩種類型中，不去寫更賺錢的其他類型？

徐艷蕊總結道：「儘管商業機制近幾年有了較大發展，網絡女性寫作的原初動力仍然是對文學本身的喜愛和執著」。<sup>15</sup> 幾千年來，從古典文學到五四以降的現代文學，不能說沒有以女性主義、同志平權為訴求的作家作品，但絕非主流。網絡文學的相對自由性讓廣大女性積極參與 BL 和 GL，共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的性別解放文學運動。如今，BL 在國際學術界已有較多成果，但 GL 卻亟待發展，二者雖有相似，但絕非雷同。

本文聚焦於 GL 研究，以影響較大、反抗壟斷資本、主張性別解放的曉暴小說為案例。曉暴居於東北，是專寫 GL 小說的女作家。<sup>16</sup> 她早期簽約晉江文學城，發表過 16 部長篇小說和 1 部短篇小說，確立了兩大風格：一是主打性描寫，二是常寫發生在傳統道德外的愛情，如警匪、母女、姐妹等。後來她與晉江文學城解約，單打獨鬥地開闢了半商業化之路。<sup>17</sup> 迄今，她在微信上發表了 17 部長篇小說、4 部短篇小說和 1 部短篇小說集。兩個微博賬號共有粉絲十萬餘，《ABO 美色撩人》（以下簡稱《美》）被改編成廣播劇，雖然性描寫被刪除殆盡，播放率仍有兩百萬左右。<sup>18</sup> 研究問題是：曉暴在何種程度上支持了女性主義和同志平權？其文學創作對大陸網絡文學的發展有何啟示？本文認為，曉暴的 GL 小說一方面塑造雌雄同體、主張性主體性的人物形象來突破性別定型，另一方面書寫女同性戀的連續體來反抗異性戀中心主義的思維定見和強制的異性戀之政治體制，這種先鋒的女性主義和同志平權思想與其他網絡小說甚至「精英」文學相比也算得上有過之而無不及，為大陸網絡文學繞過壟斷資本提供了一條可能的道路。

- 
14. 網站 VIP 收費制以低廉著稱，出書的利潤較高但審查也更嚴，想保持作品的完整性可在台灣出書，或自行印刷「同人誌」，但易遭縲紲之辱，如有大陸 BL 粉絲「幫助大陸讀者買台灣出版的 BL 小說，為大陸作者爭取版稅，被捕和入獄兩年，罪名是非法經營」，Yang and Xu, "Chinese Danmei," p. 7. 另一位 BL 作家墨香銅臭因自行印刷「同人誌」，也以非法經營入獄三年，林君穎：〈耽美作家被控非法經營案宣判〉，《香港 01》，檢索日期：2022 年 6 月 20 日，<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549458>。網絡小說改編為電影、電視劇、遊戲等更能增加作者收入，但審查更嚴苛，BL 偶有改編機會，GL 幾乎從未躋身熱門改編之列。
  15. 徐艷蕊：〈網絡女性寫作的生產與生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第 52 卷第 1 期（2015 年 1 月），頁 153。
  16. 本文仿效 BL 研究，保護作家的個人信息，如：「由於耽美類型的特殊性，出於保護作者的目的，此處不公開其個人信息」，肖映萱：〈廢柴精神與網路女性主義〉，載邵燕君編：《網路文學經典解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290。
  17. 曉暴以曲折方式讓讀者付費閱讀有性描寫的章節，也提供 pdf 全文下載，但一來收費低廉，如《ABO 美色撩人》有 57 萬餘字，只需人民幣 60 元；二來如果讀者不想花錢，也可通過搜索引擎在各盜版網站上閱讀到她絕大部分作品，或在各論壇、app 討論區求助和分享作品；三來被改編為廣播劇無法保留性描寫，曉暴對此態度謹慎，曾表示「《美色撩人》算是我久違給出授權的一個商劇」，〈棄車從良的清新暴：美色撩人劇評〉，《新浪微博》，檢索日期：2022 年 6 月 20 日。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773369953517945>。
  18. 〈棄車從良的清新暴〉，《新浪微博》，檢索日期：2022 年 6 月 20 日，<https://weibo.com/u/2737234921>；〈百合寫手曉暴〉，《新浪微博》，檢索日期：2022 年 6 月 20 日，<https://weibo.com/u/6525247107>；〈美色撩人第一季〉，《飯角》，檢索日期：2022 年 6 月 20 日，[https://s.rela.me/c/1SqTNU?album\\_id=101399&audio\\_id=102232](https://s.rela.me/c/1SqTNU?album_id=101399&audio_id=102232)。

## 二. 女性主義：飛出性別定型的緊身衣

### (一) 靈肉脫鉤，雌雄同體

女性主義的敵人是父權體制 (patriarchy)：「男性支配的制度性結構」。<sup>19</sup> 性別定型 (gender stereotypes) 是支撐父權體制的一大意識形態。男人和女人本可展演多元的性別氣質，父權體制卻以性別定型給我們套上了緊身衣，規定了狹隘的陽剛和陰柔氣質：

依據父權文化，男性是有攻擊性、勇敢、理性、情感深藏不露、強壯、冷靜、自制力強、獨立、積極、客觀、具支配性且有決斷力、有自信但不善於養育。女性則是用相反的詞語描繪成。<sup>20</sup>

這組形容詞大多以男強女弱、男優女劣的二元論來建構，顯然對女性不公，即使有些領域如「善於養育」看起來是女性優勝，實際上也不乏壓迫性。<sup>21</sup> 對男性來說，「儘管男性通常是性別秩序不平等結構中的受益人，但也不是所有男性都利益均沾」，做不到性別定型規定的「強者」會被辱罵取笑，甚至可能被暴力相向；極少數男性僥倖做到，也要付出健康作為代價。<sup>22</sup> 因此，男學者如方剛號召男性反抗父權體制，因其「表面上使他們成為強者、成功者，實質上使他們成為受害者」。<sup>23</sup>

曉暴的 ABO 文可被看成是男女雙雙打破性別定型之文類。ABO 來自美國，成了在中國非常流行的 BL 和 GL 次類型，它想像人類有男、女加 A/B/O 六種性別：

Alpha 處於權力頂端……一般呈現為勇猛好鬥，佔有慾強的性格，並有極強的生殖力；Omega 則是權力底端的溫順人類……在普通狀況下會不斷懷孕生子；Beta 介於兩者之間。<sup>24</sup>

GL-ABO 文一般寫 A 女和 O 女的愛情，影射現實社會的異性戀，A 女有陰莖，寓言現實社會的男性。<sup>25</sup> 以《美》為例，A 女文秋瀾是鋼琴教師，32 歲還沒有性經驗。O 女伊薇出生貴族，本愛濫交，裝成乖女孩對文秋瀾死纏爛打，最終追到她，帶領她探索性

19. 游美惠：《性別教育小詞庫》（高雄：巨流，2014年），頁132。

20. Allan G. Johnson 著，成令方、王秀雲、游美惠、邱大昕、吳嘉苓譯：《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台北：群學，2008年），頁107-108。

21. 如包括養育在內的家務勞動一直被認為是女性「天生」的任務，「女權主義運動發展四十年了，女人仍然從事著大部分的家務勞動」，安·奧克利著、汪麗譯：《看不見的女人：家庭事務社會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頁vii；「男人的身體被認為也有限制性，例如男人天生不照顧嬰兒」，Raewyn Connell, *Masculinit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0), p. 45.

22. 蕾恩·柯娜著、劉泗翰譯：《性別的世界觀》（台北：書林，2011年），頁25。

23. 方剛：《做全參與型好男人：男性氣質與男性參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頁109。

24. 邵燕君主編：《破壁書：網絡文化關鍵詞》（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2018年），頁208-209。

25. 也許有讀者會把 A 女看成是陽剛氣質充沛的女同志，或陰陽人，但本文建議把 A 女解讀為男性，理由是：A 在社會權力頂端，正如男性在大多數社會處主導地位；A 的性別氣質如勇猛好鬥、性慾強符合父權體制對男性的性別定型；A 與 O 的婚戀被認為是天經地義、受法律保護，類似現實社會以異性戀為基本制度等。作者的一位女同志朋友很反感 GL-ABO 文，因為 A 女有陰莖顛覆了她想看女同志故事的閱讀期待，再次證明 GL 小說不完全等於女同志小說。

慾。誰料伊薇卻在玩膩了之後甩了她。文秋瀾傷心遠走，伊薇又後悔了，於是千里追尋，兩人破鏡重圓。可見，主導這場愛情的始終是伊薇，她喜歡就去追，不愛了就放手，後悔了又重新去追，在每一個節奏點上，伊薇都成功遂願，而文秋瀾卻都只是被動回應。很明顯，社會權力高、性慾強、勇敢、積極、攻擊性、支配性……等陽剛氣質的性別定型活躍在伊薇這個女人身上，體現了女性主義打破血統論，主張陽剛氣質和男人身體脫鉤的思想：「陽剛氣質不可以、不能夠和不應該簡化為只在男體存在、只對男體有意義」；<sup>26</sup>「陽剛氣質是一系列慣常做法和論述，男孩女孩都可以調用」。<sup>27</sup>從這個角度來看，無陰莖的伊薇相當於主導的男人，陽剛氣質脫離男人的軀體而在女人身上活躍著。這二人，正如曉暴所說，「希望寫出一種弱A強O的感覺」。<sup>28</sup>

但作家的「弱A強O」其實是片面的概括，文伊二人不是停留於顛倒陰陽的粗淺層次，而是各自都流露出陽剛和陰柔氣質。無錢無權、不懂情趣的文秋瀾之所以讓伊薇心動、讓眾多O女都為之傾倒，根本原因是在那個高度父權的虛擬世界，文秋瀾是萬里挑一的好男人，展演了O女無意識中渴求的兩種陽剛氣質——供養和保護。男人保護和供養女人屬於「善意的性別歧視」（benevolent sexism），是父權體制下女人不得已、無意識的選擇，「一個國家的男女越不平等，那裡的女人越擁抱善意的性別歧視」。<sup>29</sup>《美》正是一個恐怖的父權世界：大小戰爭頻發，每個Alpha被強制服兵役；<sup>30</sup>另一O女主角的A女丈夫家暴和禁錮她；人們普遍認為O女應在家相夫教子，婚後不該工作；整個社會性暴力猖獗，即使伊薇擁有高社會地位也不能免於恐懼。在如此濁世中，文秋瀾尊重每一位Omega和Beta：她保護宋錦之免在樓梯上跌倒；護送喝醉的陌生O女回家，絕不趁機性騷擾她；伊薇兩次被性暴力威脅時，她擊退歹徒、英雄救美；她努力地接了更多的工作，把錢存在兩張卡裡，一張包辦和伊薇的結婚費用，一張專門給伊薇買禮物。如果我們只看到文秋瀾柔弱、服從的那一面，是否忽略了她勇敢、獨立的這一面呢？<sup>31</sup>而伊薇也不願做等著被保護和供養的寵物，為了對抗遍在的性暴力，她學習防身術，強

---

26. Jack Halberstam, *Female Masculin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

27. Cheri J. Pascoe 著，李屹譯：《你這個娘炮：校園與同儕如何建構青少年的男子氣概？》（新北：野人文化，2020年），頁40。

28. 曉暴：《美色撩人劇評》。

29. Peter Glick and Susan T. Fiske, "An Ambivalent Alliance: Hostile and Benevolent Sexism as Complementary Justifications for Gender Inequalit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2 (2001), p. 115.

30. 強制男性服兵役制度強化性別歧視，可參考韓國的情況，「韓國有世界上可能是最高的性暴力頻率，可惜大多數受訪人沒意識到兵役制是原因之一」，Insook Kwon, "A Feminist Exploration of Military Conscription,"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3.1 (2000), pp. 26-54; 戰爭頻發的社會導致女性受害，「強暴被當作一種戰爭策略，更普遍且大量地運用在世界各地的戰爭中……針對女性的性暴力打擊的是整個社群的社會與倫理基礎，這是其他武器無法達到的」，娜汀·卡坦，史蒂芬·樂華著，陳郁雯譯：《性的世界地圖》（高雄：無境文化，2018年），頁70-71。

31. 本文不是說文秋瀾對伊薇的保護和供養是應該被批判的，女性主義的敵人是社會體制，而不是男人，若能建立更平等的社會，男女都會放鬆對善意的性別歧視的執著；同時，男女都需要突破性別定型，男人無需獨自承擔起全部的責任，女人也可以保護和供養男人。

調使用安全套，謹慎篩選伴侶以免被約會強姦，之後當她的貴族身份曝光，她成為了兩人關係中更有力的保護者和供養者。

《ABO 鋼絳》（以下簡稱《鋼》）也塑造了性別氣質流動的 A 女鍾洽汐和 O 女陸清拾。鍾洽汐不良於行，離不開拐杖，又長期不舉，至少已經在攻擊性、強壯、獨立、具支配性等方面難以做到父權體制的性別定型規定男性為「強者」的要求。但是，陸清拾並沒有辱罵嘲笑她，反而為她所吸引，逐漸愛上了她。小說多次以陸清拾的視角評鑒鍾洽汐超越性別定型的美，並強調二人在床上均可扮演主動或被動的角色：

鍾洽汐此刻的姿態仍舊是無比勾人的，她的美早就不再局限於 Alpha 或是 Omega，她誘人得好似海妖，只一眼，就誘走了陸清拾的心神。想被她索取，也想讓鍾洽汐滿足，聽到她好聽的聲音。<sup>32</sup>

其實曉暴幾乎所有主角都是雌雄同體的，之所以選 ABO 文為例是因為，「異性戀也許承擔了比其他更多性別角色壓力，所以，有辦法突破限制的異性戀——例如男人當奶爸帶小孩、女人負擔家計的……他們的生命智慧值得我們學習」。<sup>33</sup> 文、伊、鍾、陸等異性戀人物形象以雌雄同體的姿態展演了與肉身脫鉤的多元性別氣質，實屬難得。

## （二）愉悅安全，主動選擇

「性之於女性主義如同勞動之於馬克思主義」，<sup>34</sup> 而分析曉暴小說若不談性描寫也仿佛買櫝還珠。她明白那是她的主要賣點，常常主動預告：

明天將會直接一次性上四章肉！寶寶們敬請期待！<sup>35</sup>

這「恬不知恥」的口吻恰恰打破了另一種性別定型——男人比女人更喜歡性，男人在性上主動而女人被動，性是男人佔便宜、女人吃虧。此種性別定型在東西方都很盛行，如美國學者 Cahill 總結的「陰柔氣質與性被動、被傷害及性冷感緊密聯繫」；<sup>36</sup> 又如台灣學者何春蕤定義的「身體情慾的賺賠邏輯」：「男人無論如何都賺，女人無論如何都賠，換句話說，情慾流動其實被男強女弱、男進女退、男爽女虧的不平等權力關係所滲透」。<sup>37</sup> 這對女性十分不公，「性伴侶很多代表一個男人很有男性魅力、很吃得開，對一個女性來說卻代表她很隨便、很輕佻」；<sup>38</sup> 「要求女性更收斂、壓抑自己的需要，甚至要對自己的性慾感到羞恥、慚愧」。<sup>39</sup>

32. 由於GL的特殊性，本文依據的曉暴小說是非公開流傳的pdf文檔，並無頁碼，以下皆同。

33. 珍妮·W·哈帝、朵思·伊斯頓著，張娟芬譯：《道德浪女》（台北：游擊文化，2019年），頁70。

34. Catharine A. MacKinnon, "Feminism, Marxism, Method, and the State: An Agenda for Theory," *Signs* 7.3 (1982), p. 515.

35. 在大陸網絡小說中，「肉文」指以性描寫為主的小說，反義詞是較少或沒有性描寫的「清水文」。

36. Ann J. Cahill, *Overcoming Objectification*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2011), p. 157.

37. 何春蕤：《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台北：皇冠，1994年），頁17。

38. 娜汀·卡坦，史蒂芬·樂華：《性的世界地圖》，頁30。

39. 李銀河：《性學入門》（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21年），頁182。

針對這種性別定型，Tolman 呼籲女性發展性主體性（sexual subjectivity）：「一個女人作為性主體的經驗，她有權要求性愉悅和性安全，做出主動的性選擇」。<sup>40</sup> 那麼，曉暴小說是如何具體地主張性主體性，來飛出性別定型的又一套緊身衣呢？

曉暴筆下女性大方追求性愉悅。如《金主難為》（以下簡稱《金》）中的喬曼惜以愛「開黃腔」來理直氣壯地要求性愉悅。「許多研究都指出，性談話，特別是說黃色笑話，是建構陽剛特質與男性認同的主要方式之一」。<sup>41</sup> 如 Pascoe 研究的高中男生怎麼聊色也聊不膩，「藉著『性』致勃勃的互動，肯定自己身為主體、身為個人的狀態。在那樣的互動中，向自己和別人挑明，他有能力讓身邊的世界配合自己的意志……可見他人格鮮明、自有主張——這都是歷來被認為陽剛的特質」。<sup>42</sup> 喬曼惜以大膽的性談話展演了高度的陽剛氣質，肯定了自己的性主體身分：她不分時間地點，想做愛就說：「我餓了，上面下面都餓」、「你還要讓我等多久？」；大方地描述性愛腳本：「我想你進入我的身體，進到很深的地方。也想要你，想舔遍你的身體」；如果沒得到滿足還會直接要求「你沒吃飯嗎？今晚，用你最大的力氣要我」。她突破了「身體情慾的賺賠邏輯」，生動地演繹了敢於享受性愉悅的女人並不一定吃虧，還發展出一系列正面的性格魅力：「無比的勇氣、膽量、智慧、創意、自發性……活力充沛、反應靈活」。<sup>43</sup> 因此，沈舒棠驚訝地發現，喬曼惜不僅在性上敢作敢為，還能把家族企業做大做强。即使被算計而破產，她也憑著自信、自主和創意成功地東山再起。她人格鮮明、自有主張，享受著許多女性讀者不敢享受的性愉悅及其解放的人生潛力。

曉暴在異性戀和女同志的性描寫中都很重視性安全。她的 ABO 文突然中斷異性戀陰道交的敘事流，就是為了插敘關於安全套的情節。如《美》的伊薇平時都用安全套，因為太滿意文秋瀾了，便只準備了避孕藥，然而文秋瀾卻堅持使用自己備好的安全套，認真地解釋：「小伊，我不想讓你承擔那種風險，更何況藥物多少會對身體有傷害」；又如《誘》中 O 女伊西婭暗戀 A 女向南錦已久，終於有機會遇到對方喝醉時，她色誘對方到自己的房間發生性行為，「忽然想到什麼，停下動作」，翻出安全套。安全套既可避孕，也可減低包括 HIV 在內的性傳播疾病，但在現實生活中卻有許多人不用，有學者總結了十幾個障礙，呼籲：「為避免對公共衛生造成災難性後果，我們必須有效地移除每一種障礙」。<sup>44</sup> 曉暴不惜中斷小說的情節發展和主角的情慾流動，也要插播安全套的特寫鏡頭，還不無刻意地強調：無論在怎樣的情況下、無論男女都應該為彼此的性安全負

---

40. Deborah L. Tolman, *Dilemmas of Desire: Teenage Girls Talk Sexual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5-6.

41. 楊幸真：〈成為男孩：陽剛特質的學習路〉，載游美惠、楊幸真、楊巧玲編：《性別教育》（台北：華都文化，2016年），頁67。

42. Pascoe: 《你這個娘炮》，頁129。

43. 何春蕤：《豪爽女人》，頁13。

44. N. N. Sarkar, "Barriers to Condom Use,"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ntraception & Reproductive Health Care* 13. 2 (2008), p. 114.

責，這等於是為異性戀讀者提供了寶貴的性教育課。

更難能可貴的是，她還普及了女女安全性行為知識。「許多人聽到『女女安全性行為』的第一反應，通常是：『女生跟女生不是很安全嗎？不會懷孕又沒有愛滋風險，哪需要什麼保護？』……其實安全性行為所要預防與宣導的概念，不只是懷孕或者HIV病毒，還有更多不同型態的性傳染疾病。」<sup>45</sup> 曉暴通過突出指險套來強調女女性安全。指險套是套在手指上的安全套，「避免因摩擦出現傷口或挫傷，或指甲縫隙內的細菌傳遞而產生感染。」<sup>46</sup> 可惜，台灣一項研究發現，「僅18.9%女同志在過去一年陰道指交時使用指險套……10.8%女同志曾罹患性傳染病，其中以細菌性陰道炎之盛行率最高」。<sup>47</sup> 曉暴把指險套融入（而非打斷）情節發展，以其來推動（而非暫停）主角的情慾流動。如《金》中喬曼惜和沈舒棠多年後重逢，雙方都不確定對方此時的心意。兩人一起去超市時，喬曼惜大方地通過一盒指險套來測試沈舒棠是否對自己餘情未了，她故意拿起又放回，沈舒棠見狀便拿起買單，喬曼惜心花怒放，「一路上臉上都掛著妖嬈勾人的笑意」。指險套在這裡成為二人試探情意的溫度計，而在《餘韻悠長》（以下簡稱《餘》）裡更成為鞏固親密關係的助燃器。「一吻過後，謝榆笙嘴邊殘留著剔透的水漬，她顧不得擦，伸手去摸旁邊的櫃子，可抽屜打開，放在這裡的指套卻不見了。」楚情詞調笑說忘記補了，謝榆笙悶悶地正想結束親熱，結果楚情詞「忽然起身，在謝榆笙的仰頭注視下，把放在外套裡的東西拿出來，赫然是一盒新的指套」，謝榆笙嗔怪楚情詞騙人，楚情詞連忙把她哄好，她想，楚情詞比自己年長26歲，卻只在自己一個人面前流露出幼稚的一面，感覺非常甜蜜。此處，指險套讓兩人的親密關係升溫。曉暴不僅把指險套設計為情節的有機組成部分，還建構了指險套的正面形象，可謂匠心獨運。

女性做出主動的性選擇在《隔江猶唱後庭花》（以下簡稱《隔》）的江暖漓身上最生動、形象。Tolman 發現不少女孩用「就是發生了」來含混地描述初次性行為，「它掩飾主動選擇、能動性和責任……遮蔽了女孩在系統性壓力下不能去感受、知曉和實踐她們的性慾的事實」。<sup>48</sup> 所以，培養主動選擇的性主體性尤為重要，尤其是初次性行為若只是「順水推舟」、「隨波逐流」的結果，就剝奪了能動性，掩蓋了權力運作。江暖漓被下藥而發情，由戀人邱以晴接走，邱以晴為終於有機會佔有對方而欣喜若狂，來不及脫衣服便咬住她的胸口。沒想到江暖漓開始抗拒，因為她在邱以晴眼睛裡「沒有看到愛意，僅僅是慾火」，她不確定對方是否愛自己，也不願自己的初次性行為是在藥物控制下被迫發生，便哀求對方停止，以驚人的意志力頑強地對抗藥效：

江暖漓無助的滾下床，用力的夾緊雙腿，赤裸的身體蜷縮在一起，全身上下止不

45. 呂潔欣：《好好》，頁253。

46. 呂潔欣：《好好》，頁110。

47. 梁曉藍、黃俊豪：〈台灣女同志之指險套使用盛行率與相關因素探討〉，《台灣公共衛生雜誌》總第32卷第1期（2013年2月），頁31。

48. Tolman, *Dilemmas*, pp. 2-3.

住的顫抖著……雙手死死的摳住床頭櫃。因為用力過度，手上的關節已經變得慘白……「晴，我好難受，好難受……」江暖瀉輕聲呢喃著，鼻子竟然溢出了鮮血。

邱以晴大驚，她不明白戀人為何如此折磨自己。江暖瀉反覆強調：「不是現在……不是現在」。邱以晴只好抱她去淋冷水浴，照顧她降溫，兩人累得昏睡過去。第二天醒來後，江暖瀉感受到邱以晴對自己的尊重，主動開口要發生關係。也許有讀者會驚奇，早一天遲一天有何分別？江暖瀉折騰彼此有何意義？但對性主體性來說，主動做出選擇和「就是發生了」乃雲泥之別。「性主體性是自尊的基礎，個體的性影響行為，讓其感受到自己能夠行動並能讓行動發生。」<sup>49</sup> 所以，這不是小說的累贅敗筆，而是神來之筆，江暖瀉性格中的自主、自尊躍然紙上。

「性是未定的動態過程。它既非本質上壓迫性的，也不必然是解放的。問題是：性是怎樣發生的？」<sup>50</sup> 愉悅、安全、主動選擇的性，便是把女性從冷感、被動、虧損的性別定型中解放出來的性。「在一個不鼓勵女性情慾的社會文化裡，以女性為主體的情慾文本不免付之闕如」，<sup>51</sup> 但情況未必絕望，曉暴小說便具有女性主義的情慾素材之潛質。

這一節檢視了曉暴小說塑造的打破性別定型的男女人物形象，他們雌雄同體，張揚女性的性主體性。父權體制的性別定型為我們穿上緊身衣，女性主義則強調解開束縛、自由呼吸、成為全人。

### 三. 同志平權：看見女同性戀的連續體

#### (一) 攻受不定，角色自由

曉暴的性別解放思想不僅以打碎性別定型來支持女性主義，還通過批判「異性戀中心主義」和「強制的異性戀」來為同志賦權。女同志的可見度比男同志低，「男同性戀被國家建構成一種對公共健康和社會穩定的威脅；另一方面，女同性戀卻在公共論述中被邊緣化，也很少在主流媒體中得到呈現」。<sup>52</sup> 何以如此？金擘路解釋為「人們對女性之間的同性情慾非常無知」。<sup>53</sup> 比如，她有兩位受訪人的關係竟被丈夫默許，原因竟包括「你們兩個女的反正也做不成什麼事情嘛」。<sup>54</sup> 這是典型的異性戀中心主義思維。「作為一種更不易被察覺的偏見，異性戀中心主義（heterocentrism）假設異性戀是衡量一切人類性活動的標準……它之所以有害，是因為反映了一個扭曲的、不完全的現實圖景」。<sup>55</sup> 異性戀中心主義遮蔽了我們反思異性戀的問題的空間，鞏固了社會對同性戀的

49. Karin A. Martin, *Puberty, Sexuality, and the Self*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p. 10.

50. Cahill, *Overcoming*, p. 147.

51. 王儷靜：〈身體〉，頁89。

52. 金擘路著、廖愛晚譯：《上海拉拉：中國都市女同志社群與政治》（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5。

53. 金擘路：《上海拉拉》，頁62。

54. 金擘路：《上海拉拉》，頁73。

55. Margaret Cruikshank, "Lesbian and Gay Rights Movement, United St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歧視，也阻礙了不同性向間的互相理解。其實上一節提到的許多人誤以為女女性行為必然安全便是一種異性戀中心主義的揣測，這一節繼續分析曉暴小說如何以女同志自由的角色氣質來批評另一種異性戀中心主義的偏見。

中心主義一詞「凸顯一些未曾明言的期待，認為事情『應該』要怎樣才對。」<sup>56</sup> 異性戀中心主義揣測的女同志「應該」是這樣的：她們是男人婆、沒有性魅力、沒有男人要，或受了男人的情傷才退而求其次，她們跟異性戀的性別定型一樣為一方主動（扮演男性角色），另一方被動（扮演女性角色）。但曉暴的女同志是這樣的：她們美麗性感、長髮飄飄，被男人和女人同時愛慕，角色常常互換。如《隔》中的邱以晴便顛覆了其母的偏見：

看著自己女兒黑色的長髮，還有那一身女人的打扮。王瑜怎麼樣都無法把她和那些同性戀劃分到一起，不是說，同性戀中的一方應該是男孩子打扮嗎？但是為什麼自己的女兒還是這樣長髮飄飄的？而且，那些和她，上……不是，是有過糾纏的，也是長髮的美女？

這是借王瑜的心理活動，解構了女同志是不可慾的假小子之異性戀中心主義。曉暴還多次以男性視角來側面描寫女主角的美貌，如邱以晴在家等外賣，「門口的送餐小工一看是一個美女，心花怒放的準備搭訕」；江暖瀉出場時，「竟然讓他們手足無措的愣了神」。曉暴描摹了大量讓男女都心動的長髮美女，呈現了積極、正面的女同志形象。

曉暴還擯棄了 GL、BL 小說攻受固定的類型陋習，那是異性戀中心的另一偏見。攻，又稱 1；受，又稱 0。起源於日本 BL 文化，攻是攻擊者、男同志關係中的 Top（插入者），受是接受者、Bottom（被插入者），「在 BL 男男關係中通常有一攻一受，角色配置通常固定而不可換」。<sup>57</sup> 曾有 BL 的男同志讀者質疑「為何 BL 作品中攻受不可互換，這與他的真實生活不同」。<sup>58</sup> 這很可能是因為 BL 基本上是直女創作給直女的作品，澳大利亞漢學家馬嘉蘭便發現很多台灣 BL 創作者坦承「我們不怎麼懂男同志，甚至不怎麼懂男生」。<sup>59</sup> GL 社群似乎也不完全了解女同志，以至於曉暴除了讓情節說話之外，還要其他方式來刻意強調自己不分攻受的寫作立場。比如，《侵蝕》連載初期，不少讀者堅持詢問誰攻誰受，她忍不住跳出來澄清：

誰是 1？咳咳。從這兩章就可以看出，本文互攻，攻受沒有那麼明確的定位噯！都是攻，也都是受。

---

*Human Sexuality*, eds. Patricia Whelehan and Anne Bolin (Boston, Massachusetts: Credo Reference, 2015), <https://doi.org/10.1002/9781118896877.wbiehs265>.

56. 哈蒂·伊斯頓：《道德浪女》，頁396。

57. Yang and Xu, "Chinese Danmei," p. 9.

58. Yang and Xu, "Chinese Danmei," p. 10.

59. Fran Martin, "Girls who Love Boys' Love: Japanese Homoerotic Manga as Trans-national Taiwan Cultur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3.3 (2012), p. 369.

再如《餘》寫楚濤情詞和女兒楚濤的閨蜜謝榆笙談戀愛，大結局時被楚濤發現，她問的第一個問題不是什麼別的，又是「你和我媽，誰攻誰受啊？」謝榆笙心想，我們不分；楚濤心想，因為謝榆笙年齡小很多、性格乖巧，所以「謝榆笙是下面那個」。對比小說情節呈現的攻受不分和楚濤的主觀臆斷，不難看出曉暴是在暗諷異性戀中心主義的無知。

以異性戀中心主義打量女同志，才非要「一決雌雄」不可。但現實女同志角色氣質多元。如今，T (tomboy, 打扮舉止通常較陽剛) / 婆 (P, tomboy 的老婆, 打扮舉止通常較為陰柔) 和不分 (拒絕或難以把自己的氣質歸類) 是陸港台女同志通用標籤。不分這個類別便是明確的流動空間，而 T/婆之定義也從未固定過。張娟芬指出「到底怎樣算 T、什麼是婆，一直沒有一個定論」；<sup>60</sup> Engebretsen 也發現「T 和 P 是熱烈討論的話題，但她們對於 T 和 P 及其次分類的確切定義從來沒有達成過一致」；<sup>61</sup> 蔣琬斯和游美惠認為標籤只有類似於星座的功能，還確認了 T 也「想要被進入」；<sup>62</sup> 呂潔欣稱讚 BL 的攻受概念很生動，借來總結女同志的角色氣質：「攻受的比例或狀況，每組人都可以有自己在當下的偏好或選擇」。<sup>63</sup>

BL 和 GL 若不顧同志角色扮演的複雜性而拘泥於攻受固定，會落入異性戀中心主義窠臼，但曉暴堅持攻受不定，更在《金》中幾度用逆來顛覆讀者的思維定式。這部小說寫女企業家喬曼包養大學生沈舒棠，若從異性戀中心主義出發，我們多半以為社會經濟地位佔主導地位的資本家插入少女陰道將其佔有才是此類敘事的重點，然而曉暴顛覆了這種成見。前兩次見面，沈舒棠準備好自己「獻身」，竟被「獻身」，她大悟：

不同於男女，女女之中，當主動一方的那個，才是服侍別人的那個，想到自己上次居然傻傻地以為喬曼惜是要上自己，不免有些羞愧。

此後，喬曼惜繼續要求沈舒棠當攻。小說過半時，喬曼惜在除夕夜調轉攻受，為沈舒棠帶來初體驗，之後互有攻受。沈舒棠逐漸愛上喬曼惜，卻遭對方拒愛且終止合約。沈舒棠奮發成立工作室，喬曼惜卻破產，兩人社會經濟地位互逆。喬曼惜開始反追沈舒棠，某夜，沈舒棠以當攻來回應了她的愛。二人互有攻受，走向大團圓結局。可見，沈舒棠這段內心獨白並不可靠，小說並沒有停留在、而是不斷打亂社會經濟地位低——攻——服侍人的直線思維：當我們以為資本家要佔有少女時，資本家卻當受；當我們終於看到資本家為佔有了少女的初夜而沾沾自喜時，她們卻開始互有攻受；當我們以為新資本家要復仇而要求被服侍時，沈舒棠卻繼續當攻；最後，二人攻受不定、廝守終身。角色氣質無劇本、規矩、方案可言。而初為女同志的沈舒棠還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新人視角，一個逐步擺脫異性戀中心主義的少女成長視角——一開始以為要「獻身」，繼而以為受

60. 張娟芬：《愛的自由式：女同志故事書》（台北：時報文化，2011年），頁20。

61. Elisabeth L. Engebretsen, *Queer Women in Urban China: An Ethn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 48.

62. 蔣琬斯、游美惠：〈年輕女同志的親密關係、情慾探索與性實踐〉，《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總第31期（2011年12月），頁176。

63. 呂潔欣：《好好》，頁39。

才是佔便宜，最後學會並實踐著不受攻受角色限制的自由。

曉暴以攻受不定、角色自由破除了異性戀中心主義的傲慢與偏見，與強調意料之外、不訂規則的卡卡女性主義呼應：「伴侶關係的各方各面，誰扮演什麼角色需要協商、得出結論及取得雙方同意，而非按什麼神聖、神秘和越發不切實際的方案而定」。<sup>64</sup>

## (二) 初為女同，雙重人生

同志平權的障礙除了異性戀中心主義，還包括「強制的異性戀」(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異性戀絕不是女人「天生」的偏好或「自由」的選擇，相反，「是一種被權力強加、管控、組織、宣傳和維持在女人身上的東西」。<sup>65</sup>「女同性戀的連續體」(lesbian continuum)能打破沉默，認清強制的異性戀是一種政治體制的本質：

包含一系列女性認同經歷，從每個女人的生活和歷史中貫穿；不僅僅是一個女人曾經或有意識地慾求和另一個女人發生性經驗的簡單事實。如果我們擴展到更多女人之間的親密形式，包括共享更豐富的精神生活，一起對抗男權專制的情誼，給予和接受實際的和政治的支持……<sup>66</sup>

我們往往把女人分為直女和彎女，Rich 卻宣告沒有一條清晰的界限，所有女人都可能在生命的某階段浮現女同志主體性，「我們看到自己進出這個連續體，不論我們是否自我認同為女同志」。<sup>67</sup>其實，大多數自認為直女的人都不一定有她們自己以為的那樣「直」，「越來越多的女性直到現在才發現，她們的性取向不止一個維度」。<sup>68</sup>

曉暴小說有兩種重複出現的情節主題——初為女同和雙重人生，讓我們看見了女同志的連續體，顛覆了劃分直彎的強制的異性戀思維。初為女同是出場時從未考慮過性向、以為自己是直的主角，在和其他女性的互動中浮現被壓抑的女同志主體性，逐漸認同甚至現身為女同志。這類情節在 BL 和 GL 小說中屢見不鮮，常以直男/女掰彎等標籤來嘩眾取寵。<sup>69</sup>然而，曉暴不認為有絕對的直女或彎女。比如《隔》寫父母雙亡的江暖漓沒談過戀愛，察覺不到助手和經理人這兩位女人暗戀自己。一天，她被女同志邱以晴強吻，竟沉迷其中，她多次以「我不是同性戀」拒絕追求，卻從邱以晴身上悟到了助手和經理人對自己的情愫，她決定和邱以晴拍拖。爺爺發現了戀情，用語言和肢體暴力逼她嫁人，她絕食抗議未果，被迫分手，又愛上了雙胞胎沈氏姐妹。而邱以晴的女同志身份被父母

64. 傑克·哈伯斯坦著、陳瑄譯：《卡卡女性主義》（香港：手民，2019年），頁78。

65. Adrienne Rich,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Signs* 5.4 (1980), p. 648.

66. Rich, "Compulsory," pp. 648-649.

67. Rich, "Compulsory," p. 651.

68. 塔比·傑克遜·吉、費雷亞·羅斯著，吳慶宏譯：《女性主義有什麼用？》（南京：譯林出版社，2021年），頁190。

69. 本文拒絕用「直女掰彎」一詞，它預設了每個人天生是直，只是因為後天受到外力的扭曲才變成同性戀。正如強制的異性戀概念揭示的，異性戀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強加在我們身上的；又如女同性戀的連續體概念指出的，不能把女人分為界限清晰的直女或彎女，她們可以在生命的各階段隨時進入或退出女同性戀的連續體。

包容，還得到了閨蜜蕭若芊及其女同伴侶的支持。當江暖瀉和爺爺被綁架，邱以晴、蕭若芊及其伴侶、沈氏姐妹和助手、經理人一起把爺孫倆救了出來，爺爺終於默許了她的性自由。

同志關係排名第一的外在壓力是「家庭、父母親」。<sup>70</sup> 小說把江暖瀉和其他女性的愛情阻力設定為她又愛又怕的爺爺的鎮壓，而非因為巧合而分開、因為大惡人作惡而不能在一起，這就提升了現實主義的力度，呼應了現實生活中的同志愛情常被家庭反對的遭遇。對比之下，父母的包容是邱以晴得以實現情慾自由的主要支柱。江暖瀉有助手、經理人和沈氏姐妹的愛護，她們都幫助了她免於遭受男人的性暴力，邱以晴還有女同志閨蜜伴侶的互助，才得以經受住失戀的打擊。最後那場女人結盟營救、讓爺爺讓步的高潮戲更具政治色彩，這些女人之間有 Rich 列舉的從性關係、精神交流，到一起對抗男權專制、給予彼此實際和政治的支持等親密情誼，她們戲弄著直和彎之間本就不清晰的界限，讓我們看見了女同性戀的連續體的意義——「女性力量的潛在來源」。<sup>71</sup>

雙重人生是（曾）在異性戀婚姻中的女同志的故事，她們頻繁地進出女同性戀的連續體。如《侵蝕》寫沈茵然和紀樅文商業聯姻，育有一養子，並助養了孤女關思韻。剛滿18歲那天，關思韻向沈茵然表白，從此，沈茵然過著痛樂交迸的雙重人生，這邊要維持好妻子、好母親的體面，但其婚姻千瘡百孔，紀樅文比她先出軌還育有私生子，兩人幾乎沒有性生活；那邊在和關思韻的愛情中，她才成為真正的性主體，「自己本是一潭死水，是對方的存在，才讓她有了鮮活的存在感」。

「結（過）婚的女人也深刻地活在女性情感和激情的世界」。<sup>72</sup> 沈茵然結婚是被沈父所迫，他發現沈關戀情後對女兒又打又罵，「不允許自己優秀的女兒沾染上出軌的污點」。沈父氣的是出軌會破壞婚姻，竟未提到同性戀議題，正是大陸女同志的真實困境。「中國人相對於西方人、東亞、東南亞人來說普遍結婚、早婚的現象困惑著學者」；<sup>73</sup> 「一個拉拉不僅要作為同性戀者出櫃，而且首先還要作為一個正當且自主的性主體出櫃……對未婚或離婚女性的污名，在像上海這樣的國際都會裡仍然廣泛存在」。<sup>74</sup> 因此，沈茵然三番四次因為婚姻責任冷落了關思韻，而關思韻也內化了異性戀婚姻乃天經地義的意識形態：

來的人的確是沈茵然，摟著她的男人，是她名正言順的丈夫，後面還跟著他們的兒子。不論怎麼看，都是和諧美滿的一家三口。關思韻呆滯得站在原地看了好一會兒，直到經理叫她，才讓她從失神中找回理智。

70. 謝文宜：《衣櫃裡的親密關係》（台北：心靈工坊，2009年），頁224。

71. Rich, "Compulsory," p. 657.

72. Rich, "Compulsory," p. 654.

73. Yingchun Ji and Wei-Jun Jean Yeung, "Heterogenei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riag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5.12 (2014), pp. 1662-1663.

74. 金擘路：《上海拉拉》，頁6。

強制的異性戀不斷洗腦我們，「女人無可避免地被男人吸引……異性戀體制的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元」。<sup>75</sup> 所以，關思韻無法擺脫「自己是小三」的自卑情結，在無其他力量支持的絕境下，竟以自殘來求愛。比如，沈茵然為她慶祝生日時被紀樅文突然叫走，她便砸爛花瓶劃破左手，求得沈茵然回來；又如她的性癖好是喜歡被虐待，唯有這樣她才能確認沈茵然至少在那個時候是屬於自己的。除了自殘，她還對沈茵然暴力相向，如長期言語攻擊她，在做愛的時候故意弄傷她等。這部小說觸及的女同志親密暴力是相當大膽而深刻的議題，我們受限於家暴是男人打女人的性別定型，難以想像女女關係中也有家暴，但研究指出異性戀霸權讓女同志備受折磨，「在恐懼與焦慮之下，親密暴力與自殘行為隨之而來」。<sup>76</sup> 在一場意外中，紀樅文離世，沈茵然求生意志薄弱，沈父才默許了她的性自由，她和關思韻才得以在一起。

沈關沒能主動出櫃，沒能成功反抗異性戀婚姻制度，要作家生硬地突降意外開除紀樅文、扭轉沈父意志，她們才能修成正果，這折射了作家對女同志抗婚的悲觀態度。學者研究的中國拉拉便鮮有抗婚成功的，許多人也過著雙重人生，甚至進入形式婚姻。<sup>77</sup> 但胡郁盈說得好，我們不能忽視「未能／不願出櫃的同志主體協商社會關係與創造自我認同的能動性」。<sup>78</sup> 沈關的能動性在於，在看似不可能的養母和養女關係中看見了女同性戀的連續體。

其實，除了初為女同和雙重人生這兩種主題讓我們看見了女同性戀的連續之外，曉暴小說的風格之一——常寫主流道德外的愛情本就暴露了強制的異性戀的虛偽與脆弱：越不可能出現女女情慾的地方，越要大書特書，於無聲處聽驚雷。如《鐵獄迷情》寫女獄警和女犯人，《少女情懷總是詩》寫親生母女，《分割》寫親生姐妹，《飼養法則》寫女人和女人魚，《姬裡機器》寫女人和女機器人，《快穿：設定不合格》包含了20個世界、20種意想不到的女女關係，如爭權的女皇和太后、女知青和已訂婚的女農民、女人和女僵屍等。本文沒有空間展開討論，但從女女之愛可以發生在任何女性生物之間這一風格，便可看出曉暴蔑視直彎分野、照亮女同性戀的連續體的激進立場。

「強迫異性戀這個體制就是會迫使你相信，儘管異性戀並不完美，缺陷和瑕疵也多，卻是你唯一可以玩的遊戲。要是還有其他遊戲，而且比異性戀更令人信服、公正和性感呢？」<sup>79</sup> 這一節分析了曉暴小說暴露和批評了異性戀中心主義和強制的異性戀這兩大阻礙同志平權的意識形態和社會體制，讓我們看見了女同性戀的連續體對女性的解放潛力。

75. Rich, "Compulsory," p. 657.

76. 潘淑滿、楊榮宗、林津如：〈巢起巢落：女同志親密暴力、T婆角色扮演與求助行為〉，《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總第87期（2012年6月），頁84。

77. 女同志的形式婚姻指的是女同志和男同志協商結婚以維護雙方家庭的面子，「雙方清楚這段關係只是一場表演」，金擘路：《上海拉拉》，頁86；「形式婚姻力求成功地表演異性戀」，Engbreitsen, *Queer Women*, p. 104.

78. 胡郁盈：〈從「現身」到「關係」：台灣性別社會變遷與女同志親子協商〉，《女學學誌》總第40期（2017年6月），頁111。

79. 哈伯斯坦：《卡卡女性主義》，頁79。

#### 四. 結語

曉暴的 GL 小說打造了一個性別解放的文學世界。在那個世界中，男女都可以飛出牢牢束縛著他們的性別定型緊身衣，各自展演靈肉脫鉤、雌雄同體的多元性別氣質，成為更自由的全人。對於女性來說，她們更可以突破女人天生性冷感、女人注定性被動、性一定是女人吃虧的性別定型，主張愉悅、安全和主動選擇的性主體性；甚至，她們有機會擺脫異性戀中心主義的傲慢與偏見，認清強制的異性戀作為政治體制的壓迫性和脆弱性，打破直彎界限，看見女同性戀的連續體，享受沒有劇本、常規的角色自由。

如此支持女性主義和同志平權的小說，不僅比其他類型的網絡小說更先鋒，甚至在幾千年來的中國文學譜系中也出類拔萃。面對「精英」文學，網絡文學研究者往往有一種揮之不去的自卑感，要麼哀歎後者淪為商業快餐而前途堪憂，<sup>80</sup> 要麼拼命在後者中找尋前者的影子——如周志雄主張「網絡小說也受到了中國當代精英文學的全面影響」；<sup>81</sup> 如邵燕君認為貓膩「繼承和發展了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中國現代類型小說的傳統」；<sup>82</sup> 又如戰玉冰驚喜地發現「網絡文學突入傳統嚴肅文學的鄉土題材、知青題材」等。<sup>83</sup> 然而，他們都未曾關注到 GL，更未留意到曉暴 GL 小說。誠然，她在形式實驗方面難以望「精英」文學之項背，但至少在女性主義和同志平權的思想價值上，是否也可以承認其比「精英」文學更具有反思的力度呢？

可惜，網絡文學的主流並不是曉暴。曾幾何時，第一階段的網絡文學以和「精英」文學比肩的嚴肅性驚艷了西方學者。然而，正如引言所說，產業化以及壟斷資本已危及網絡文學的藝術水準。產業化的確有促進文學繁榮的一面，正如晚清取消科舉後，「相對發達的出版事業與文化市場確實為養育一批精神獨立的作家群體作了特殊的貢獻」。<sup>84</sup> 但網絡文學的問題是，一來，VIP 收費制以低價著稱，作家要吃飯就不得不拉長小說，上千萬字已不是特例，其他體裁比如中短篇小說是否仍有發展空間呢？二來，2015年目睹了壟斷時代的到來，網絡文學的寫作環境惡化。環顧網絡文學經典代表作，從《明朝那些事兒》、《步步驚心》、《後宮·甄嬛傳》、《瑯琊榜》到《歡樂頌》，哪一部是壟斷時代的作品？它們甚至不是 VIP 收費制的作品。

所幸，曉暴已退出文學網站，開闢了半商業化的寫作模式。魯迅先生說過，「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sup>85</sup> 所以，像曉暴這樣可以賺到錢又不完全為賺錢而寫作的半商業化就為其他網絡作家保持一定自主性提供了一種可能。曉暴用曲折方式銷售整本小說，但若說她靠寫 GL 小說發財致富、大紅大紫也是不切實際的。有多少作家不想自己的作品可以出書？會拒絕作品被改編成電影和電視劇？她堅持寫作，

---

80. 如本文注釋8-11。

81. 周志雄：〈追溯網絡小說的傳統〉，《文學評論》2008年第5期，頁158。

82. 邵燕君：《網絡時代的文學引渡》，頁320。

83. 戰玉冰：〈網絡小說的數據法與類型論〉，《中國現代文學》第35期（2019年6月），頁85。

84. 栞梅健：〈稿費制度的確立與職業作家的出現〉，《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3年第2期，頁6。

85. 魯迅：《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頁154。

還持續實驗短篇小說，尤為不易。

最後再談一點，半商業化讓她的作品沒有淪為徹頭徹尾的爽文，而爽文已儼然成為網絡文學的一個帶有貶義的統稱：

爽，特指讀者在閱讀網絡小說時獲得的爽快感和滿足感……網絡文學的「爽」文學觀與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理論的根本不同在於，它並不「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魯迅〈我怎麼做起小說來〉），而是直接為讀者量身打造一個快樂、幸福與光明的美好世界來療現實中的「傷」。<sup>86</sup>

曉暴小說也提供爽點，性描寫就是最大的爽點，所以她只對性描寫收費，深諳其市場吸引力。<sup>87</sup> 但是，正如本文所證明過的，性又何嘗不是她表達女性主義和同志平權之性別解放思想最集中、最典型、最燦爛耀眼之處？而且，性描寫也承擔著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功能，如喬曼惜大膽的性談話將其迷人的自信烘托得爐火純青，江暖瀾爲了做性的主體而甘受身體折磨讓其堅毅的一面熠熠生輝，而關思韻喜歡被性虐待則暴露了她的脆弱與膽怯，正如李安改編《色，戒》加上的三場大膽床戲也被學者肯定為深化了易先生和王佳芝的人物形象。<sup>88</sup> 同時，曉暴並未忽略書寫痛點，比如《美》建構的比現實更爲父權的殘酷世界；《鋼》的鍾冷汐不僅長期不舉，還終身不良於行；《隔》和《侵蝕》中的江暖瀾和沈茵然都慘被她們敬愛著的父輩以暴力鎮壓性向；還有《侵蝕》觸及的女同志親密暴力的大膽議題，都不僅不爽，還往往令人義憤填膺甚至潸然淚下。

曉暴式的半商業化會否是大陸網絡小說持存自主性的另類道路呢？限於篇幅，本文未能探究曉暴小說涉及的非二分性別者、跨性別、雙性戀/泛性戀、疑性戀、流性戀、無性戀、酷兒、多重關係、BDSM等性別議題，望拋磚引玉，供同行指正。 □

---

86. 邵燕君：《破壁書》，頁227。

87. 一位網絡小說作者、文學網站總編輯給新手的寫作指南總結了現在的讀者最愛的五大爽點：「首先，我們來說爽點裡最常見的一種，那就是性」，千幻冰雲：《別說你懂寫網文》（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頁159。

88. 如「李安透過三場小說所沒有的床戲，而且是『虐/被虐』暴力式的性行為，描繪了男女主角壓抑與舒解的性心理……他處在腥風血雨的環境中，與周遭都是對立的情形，他需要可以鬆懈的個人空間；而且他已被處境磨鈍了，需要刺激的性來暫時恢復感覺」，郭玉雯：〈張愛玲《色，戒》探析——兼及相關歷史記載與李安的改編電影〉，《台灣文學研究集刊》第4期（2007年11月），頁68；又如「李安特別安排三種情慾場景來吸引觀眾的目光。並且藉著不同層次的情慾表達方式，凸顯兩人情感的發展和心靈的逐漸靠近。王佳芝慢慢發現，這個男人其實和自己一樣，不過是一顆他人利用的棋子，對未來充滿恐懼和不安，內心一樣寂寞，一樣需要愛的關懷和溫暖」，張致苾：〈從易先生和麥太太看《色|戒》的權力論述〉，《文化研究月報》總第91期（2009年4月），頁9。